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逻辑”： 全过程原则、人民精神与民主能力<sup>\*</sup>

王炳权

**【内容提要】**西方民主理论的先天局限性使其无法处理好民主原则、人民精神与民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陷入僵局，资产阶级碎片化的民主政治实践又造成西式民主原则再度异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新，也是人类民主道路上的新成就。从理论构成上分析，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没有顾此失彼，而是实现了全过程原则、人民精神与民主能力三要素的聚合；从表现形式上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全过程原则在政治系统的全领域贯彻，人民精神在社会运转的全方位引领，民主能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全链条培养。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发展 全过程原则 民主能力

**作者简介：**王炳权（197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全人类最终选择了“民主”作为自身的共同语言与价值追求，对其展开了孜孜不倦的求索，钻研民主的理论成果浩如烟海，追求民主的现实实践五光十色。但20世纪以来，西方民主理论虽蓬勃发展，但民主的本质却未“越辩越明”，一个个晦涩的概念反而使民主愈发扑朔迷离。比如，达尔就认为，“当我们探讨民主的时候，可能没有比‘民主’既指一种理想又指一种现实这个简单的事实更让人困惑的了”<sup>①</sup>。民主制度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并施行，但民主质量却越来越低。大众愈发对民主失望不满，且这种不满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全球范围内达到空前高度”<sup>②</sup>，就连一度鼓吹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学者都作出了民主向何处去的历史性反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民主发展的新动向，在全面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民主理论与实践探索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

##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新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民主模式、民主形态、民主实践的最新理论概括和成果。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研究”（21&ZD006）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美]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sup>②</sup> 王灵桂等：《百余国家及地区民调显示对西方民主不满》，《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19日。

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sup>①</sup>，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新。

### 1.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民主内容与民主形式的统一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内容丰富的高质量民主，彰显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全链条性。在民主选举中，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法定形式，选定国家各级代表机关的代表和某些国家公职人员；在民主决策中，人民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等渠道参与决策的“前-中-后”环节，充分表达民情民意；在民主管理中，人民依法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民主监督中，人民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各种渠道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在民主协商中，人民在重大决策前开展广泛协商，取得一致性意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看，它得到了多种制度体制的保驾护航。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通过规则制定、机构设置、程序安排、制度设计等致力于建设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最完整的“过程”民主和最“全面”的治理民主<sup>②</sup>，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协商权、自治权的全覆盖，证明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化的落地民主，足以全面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 2.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的统一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举起的一面旗帜。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考察了民主、法制和现代化之间的逻辑联系，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sup>③</sup>的重要论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sup>④</sup>。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探索了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三者之间的传递带动关系，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sup>⑤</sup>的重要论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提出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创新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系统性地总结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原创性成果。

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不是“飞来峰”，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践的产物，在与社会主义实践互动中不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承袭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人民性，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提高民主质量的同时为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效能。

### 3.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吸收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与“民为邦本”等优秀文化养分，但不是简单延续了传统中国历史文化的母板，而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诞生的，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民主发展模板的机械套用，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同时吸收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发展道路上的挫折教

①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5日。

② 参见刘小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特质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3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2页。

训,充分认识到,无论外表多么光鲜亮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噱头,在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时,都会变成“空中楼阁”和“无本之木”,从而无法避免轰然倒塌的结局。全过程人民民主学习借鉴了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是西式民主的“翻版”。全过程人民民主没有否认资本主义民主发展范式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只是将其视为在普遍的民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种特殊发展形式,来汲取其可资我国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 4. 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了中国民主话语自信

一国的民主模式、民主实践、民主理论必须扎根在其特定的国情、社情和民情中,即便试图垄断民主话语体系的西式民主也仅能在西方国家的土壤中生根。事实也已证明西式民主并非普遍真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扎根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上的中国式民主话语表达,既有别于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的民主范式,又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完整的运行机制和强大的治理效能。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能通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程序设计,有效规避西式民主为财阀、政客等统治阶级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制度缺陷,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广泛、持续、深入地参与政治生活,维护政治权利,增强中国民主话语的向心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成效和实践成果,亦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认识到西式民主并非民主道路的唯一选择,进而揭露西式民主早已成为西方大国干涉他国内政、实现自身战略利益和标榜国际形象的名不副实的政治工具和廉价手段。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促成民主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提升中国的民主话语自信。

## 二、西式民主在民主原则、民主精神、民主能力上的弱化和劣化

进入21世纪,长期把持民主释义权的西方国家自身陷入了治理困境,“脱欧乱象”“黄马甲运动”和“国会山暴动”令世界看到西式民主的颓势,那些主动移植或被动照搬西式民主的“第三波”国家也并未迎来理论上预设的发展和富强,反而陷入动荡和衰退的泥潭难以自拔。西式民主与霸权主义捆绑伴生的“霸权民主”令其自废武功,矮化了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民主价值。西式民主实践的窘境也引起了部分西方学者的反思,其中有人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组织原则被过分拔高了,民主精神和公民能力等内涵的注入使得民主概念本身背负太多额外的内容而导致了“民主超载”。在这种反思中,甚至出现了否认民主作为人类未来发展蓝图的倾向。事实上,西式“民主超载”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们赋予民主的含义过多或民主作为人类对未来社会期望的落空,而是西方民主理论自身长时间未实现融会贯通且在西式政治程序中被矮化、压缩与摒弃的必然结果。

#### 1. 放弃“全过程”的要求,民主原则在政治系统中碎片化应用从而导致“民主劣化”

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是为了实现和维护私人权利与利益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套方法、程序和体制,但是资产阶级又担心将行政、审议与司法权力全部委托给人民集合体后会导致“暴民统治”,于是代议制的三权分立原则被确立以期解决这一矛盾。而在实践中,民主的“全过程”被放弃,民主政治原则被国家机器暴力地分割裁剪成为最高权力的分权制衡、一人一票的竞争选举与轮流执政的党派政治等相互分离的单元,且在每个单元中民主原则仅仅是碎片化地被使用,以期呈现出最低程度的形式民主。

第一,从分权制衡角度看,仅对主权进行立法、司法与行政的理论分割表面上实现了相互制衡、相互约束。但现实政治运转中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却并没有遵循制衡原则,立法、司法和行政

部门互相推诿，大量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民主劣化为低效民主。

第二，通过一人一票的竞争选举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次性剥离。人民主权最为根本的观点，即人民选出来的议员既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是自身的代表。失去了人民的参与，“他们并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决定”<sup>①</sup>，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但现实的西方政治制度却将人民的民主权利简化和程序化为一张选票，民主选举从人民随时可以替换“办事员”的权利被改写为人民定时为自身“选主”。

第三，轮流执政的党派政治是西式代议制民主发展的自然产物，代议制政体为各个政党提供施政空间，各个党派发挥选举、认同、利益汇集与治理的功能，将人民诉求转化为系统的政治纲领与国家政策，人民、政党和国家政权在此形成了民主逻辑的闭环。但民主原则在党派政治中的应用仅此而已。西方政党的“寡头统治”倾向使得民主原则无法运用在党内。党派内部山头林立，派系交杂。一旦党派胜选上台执政，便会在政府公职上任人唯亲，在公共支出中大开方便之门。在西方政党中实现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不啻空谈。在“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下，势均力敌的党派之间谋划“政党分肥”，强党对弱党施行“赢者通吃”，小党对大党“夤缘攀附”，轮流执政的党派政治带来的却是源源不断的“民主内战”。

民主原则在政治系统中的碎片化应用，不仅会使统治阶级只追求本阶级的短期利益与特殊利益，对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漠然不顾，更会使公民只关注自身的利益而无视社会共同体的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浅层的民主使得无论多么精巧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增强公民的民主获得感。逐渐原子化的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开始在极端冷漠与极端狂热间迅速摇摆，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 2. 失去人民立场的底色，民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褪色从而导致“民主偏科”

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民主来源于古希腊雅典的德行主义伦理学与理性城邦国家的政治幻想，其所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所追逐的“共同的善”的一整套生活看法。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社会民主”这一概念，他从“民情”角度出发，针对当时盛行的自由民主主义所带来的流弊进行了探析，指出自由主义必然会带来个人主义的盛行和社会共同体的解构，公民原子化和政治碎片化使得社会成员愈发无力去对抗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缺少以平等精神为基础的社会民主环境，政府只不过是披上民主的外衣进行温和专制且最终会发展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他认为建立在平等民情上的社会状态就是社会民主，建议社会成员在此基础上用制度化的方式联合起来行使各种权力与社会功能。在托克维尔的语境中，民主并不仅仅是一套代议制的政治体制，更是一种被社会成员应用在一切共同事务上的社会精神。

但是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研究专注政治民主，轻视、忽视甚至否认社会民主精神，失去了人民立场的底色。似乎民主制度建设只涉及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造<sup>②</sup>。同时，形而上地将民主切割成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等部分，再妄图用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的社会特性将其简单串联起来。民主精神无法外溢至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场、资本和强权原则支配全部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一切经济、社会与文化矛盾最终都只能转化为政治问题纳入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来解决。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结果就是“政治肥大症”的产生，政治系统处理大量非政治问题而臃肿堵塞，政府行政效率变得低下。而政治决断一旦作出，社会议题通过法律程序上升成为国家强制意志之后，个人利益受损的一方就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手段进行抵制，从而产生大规模的政治与社会的撕裂。

①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6页。

② 参见张纯厚：《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西方自由民主的两个层面及其启示》，《文史哲》2012年第2期。

### 3. 不以提升人民能力为引领，人民群众民主能力日渐弱化从而导致“民主迷失”

马克思主义阐述了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基本原理。人类若想实现解放和全面、自由地发展这个最高的理想目标，除了通过参与劳动来消除职业、城乡与生理差异实现物质财富的解放外，还需要深入参与公共事务去深理解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锻炼人的能力、消除人政治身份的差异来实现人的精神解放。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民主并非不可捉摸的神造物，而是人类开始学习掌握一种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新型的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和世界殖民地市场的彻底瓜分，“民主”也从启蒙思想家笔下人类挣脱枷锁、获得自由与和平的革命武器沦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西方学者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放弃了激进革命的价值取向，转而染上了改良主义的保守色彩。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发展倒置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其目的不再是追寻人类民主能力的提升与自我的解放，而是为国家重新设计出一套精密的“政治镣铐”来规训大众。大众民主朝向精英民主转变，民主能力的关注点也从人民群众转移到所谓政治家、政治精英与领袖身上，民主能力异化为精英发挥自身影响力、调节国家内部冲突、化解党派内部矛盾与维护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能力。除了投票选举，人民被排除在整个政治系统之外，参与政治实践的缺失带来的是自身民主分辨力与表达力的下滑，广大人民群众既无法准确分辨自身利益构成又无法科学地进行政治表达。与此同时，金融资本、统治当局与高科技信息技术又深度勾连，不良政客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可以精准投放各类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广告煽动情绪来收割选票，大众传媒追逐各类造假、丑闻事件掀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审丑”。在一波波的“愚民”与“娱民”攻势下，处在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中的民众逐渐失去了在价值层面进行思考判断的能力，被消费主义、货币主义和物质主义充盈的内心褪去了对民主神圣性和超越性的追求而滑向虚无主义的深渊，民主能力不断弱化与民主参与的缺失形成了闭环，从而逐步丧失了政治生活的主体地位。

##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原则、精神与能力 三重逻辑的统一实现了对民主本质的重新挖掘

“全过程”不是凭空捏造的概念，而是在对西方“间歇性”“周期性”民主理论深刻批判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全过程原则既要求在抽象的思维世界中构造民主概念时要将全部民主元素融合统一，又要求民主在历史时间序列上的全历程应用与发展，更要求民主精神在人类实践的现实空间中的全领域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并非“全过程”“人民”和“民主”三个概念的机械组合，而是“民主”本身就蕴含着“全过程”和“人民民主”的要求。在马克思的设想中，真正的人类民主制是：“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sup>①</sup>而西式民主实践抛却了“全过程”的基本要求进而劣化迷失，对民主的探索也就成了盲人摸象。从这个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既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又是对民主本意的重新挖掘。

### 1.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原则，贯彻在政治系统的全领域

政治系统是人类社会构建的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延续发展的关键。民主原则就是要指导政治系统适应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要求，通过调整输入环节的压力和输出环节的反馈来维持整个政治系统乃至人类社会的存续。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西式民主所缺失的穿透性，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其不仅要在政治输入环节上洞穿“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在政治输出环节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民主，更要打开西方民主无法触及的政治转换环节的“黑箱”，从而将民主原则贯彻在政治系统的全领域。

第一，全过程的利益识别取代了竞选民主的“漫天许诺”。周期性的政党政治决定了民众只有在大选年才能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且只能从同是利益集团选定的代理人中挑选对自身最无害的选项，对抗性的选举政治也使得政客及其政党为吸纳选票，保护自身地位和议席，放弃了自身利益代表与整合功能，转而大开空头支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全程在场的。

一是党能由下到上收集倾听群众多元的利益诉求。遍布全国的486.4万个基层党组织就是建立在群众身边的一个个民意收集站，对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筛选识别，对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提炼加工，时时刻刻都发挥着充当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的作用。

二是党能由上至下主动识别回应民意。党在研究重大政策、部署重大项目与擘画重大规划时都会提前召开各类群众意见听取会、行业专家座谈会，主动搭建利益表达和整合的平台，积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三是党能由近到远发展民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实现人民群众现阶段的利益需求，更能凭借着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敏锐观察把人民当前利益与国家发展长远利益有机对接起来，把多元的群体利益与社会的共同利益高效结合起来。这种对人民利益的识别与发展引导了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清晰标明了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二，全过程的民主参与杜绝了投票后的“政治冬眠”。仔细观察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治运行态势就会发现，民主不仅仅被其当作橱窗里面的商品，而且更是仅在选举投票时才对民众限时贩售，选举一结束，“被发挥作用”的选民随之进入“政治冬眠”。而在我国，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杜绝了民主周期现象，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由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且不受金钱资本和利益集团操控的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切实彰显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个最根本的民主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议行合一的属性和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同构，使得人民既可以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来行使自身权利，也可被选为人大代表切身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为广泛生动的应用形式，人民除了参与国家机构选举外还可以参与基层选举，在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城乡社区基层群众自治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组织依托的企业单位职工自治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

第三，全过程的民主协商对冲了票决政治造成的“十字撕裂”。政治转化环节是一个整合多方意志、容忍多方分歧、形成多方共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因其复杂性常常被西方学者视为“政治黑箱”，民主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应用、如何应用，外界不得而知。这种结构上造成的无法预知性使得西方政党愈发回避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健康安全等事关全体国民核心利益的政治议题，转而将施政重心放在堕胎与动物保护等“边缘性议题”上<sup>①</sup>。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显著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协商是无禁区的，在政治最核心的国家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就践行了协商民主思想。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采取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在革命胜利之后更是在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

<sup>①</sup> 参见周鑫宇：《美国政党政治的“十字撕裂”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当代世界》2020年第8期。

商讨新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选与组织架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有关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重要文件、重要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的制定等重大事项都始终坚持了民主协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协商是全链条的，既可以在重大决策前广泛协商，充分设想对共同性问题如何取得一致意见，又能在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中就暴露出的新问题继续协商，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全过程的民主监督强化了对公权力的制约。西方国家的治理困境已经证明了放弃人民群众监督的主体地位，仅依靠被西式民主奉为圭臬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政党轮替和公开选举等一系列复杂的外部设计以期实现对公权力制约监督和纠错是不可行的。而在我国，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便作出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sup>①</sup>的伟大论断，同时也点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外部监督和党自我监督相融合的实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是要发挥人民群众在民主监督中的主体作用，让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人人都能负起责任来，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人人起来负责”的前提是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带头负责。党不仅要主动接受来自人民的监督，更是要时时刻刻从严治党、自我监督，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政治勇气来清除一切侵蚀党健康肌体的疮痍毒瘤，用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自我革命。

## 2.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精神，全方位推动社会运转

政治上实现民主是人类的追求，但不是唯一追求。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民主和富强、公平、正义、自由、文明、美丽、健康、安全等价值共同构成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不同的、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上述各个要素之间不免产生主次矛盾，出现方向分歧。此时，民主不单单是一种目的，更是一种手段，是协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保障其他价值追求共同发展的手段。毛泽东就曾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sup>②</sup>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仅是一项政治原则，更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精神，引领人类社会运转的各个方面。

第一，引领追求共同富裕的经济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实现人类在政治生活中的解放，就要坚持人民在经济生产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经济民主置于人民民主的核心地位，贯穿于民主建设的全过程，并为此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就是要摆脱剥削和压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了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民主参与生产管理、按劳分配消费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步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民主理论，反思苏联僵化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成败得失，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三步，也是关键一步，是要消除绝对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标志着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sup>③</sup>。事实证明，劫富济贫、均贫富等极端民主化的民粹主义设想并不能实

① 黄炎培：《延安归来》，北京：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年，第60-6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现共同富裕，社会民主主义更是落入了“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共同富裕的经济民主不仅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引领，也靠全过程人民民主来建设发展。

第二，引领追求自由文明的文化民主。文化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旗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爱国革命浪潮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就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立场鲜明地反对封建糟粕文化和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逐步形成了平等性和广泛性融为一体，“人民享有可以自由平等参与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创造，以及公平享受文化产品分配和消费的权力”<sup>①</sup>的文化民主。这一系统如若缺失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基调，就会缺少价值规范、丢失纪律约束、淡薄法律意识，最终消解了人民立场。从20世纪开始，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繁荣的表象下相继出现“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失去的一代”，这与其文化民主的异化不无关系。在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指引下的文化民主不单是我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依托，更是破解“内卷”，击碎“躺平”，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

第三，引领追求公正和谐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利益结构复杂化、人民利益需求多元化，但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未变，人民实现公正、正义、和谐的朴素道德追求也没有变。在社会建设上实现民主就是要不断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致力于满足人民在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围绕着一个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政治核心运行，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始终服务于人民的整体利益与核心利益”<sup>②</sup>，理清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间的边界，赋予了三者在社会民主建设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党的十九大则明确提出了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从而进一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下的、追求公正和谐的社会民主的健康发展，由14亿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民主更能保障广大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

第四，引领追求绿水青山的生态民主。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既日趋密切又愈发尖锐，因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危机频发，使人类开始反思过去对自然的工具性定位和奴役利用事实。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西方生态民主是将西式民主法则扩充到自然领域，视自然生态为新的民主主体，将生态问题放在现有的西式民主方程式中来解决<sup>③</sup>。西式民主的代议形式要求各利益主体寻找自身在国会的发声者和代言人，20世纪70年代后，各类自诩为替无法发声的自然生态表达利益诉求的绿党、动物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西式民主的虚假性决定了其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民主，各类绿党并非全身心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而是通过对环境议题的设置实现环保问题政治化，沦为政坛上左右逢源的投机者。

与此不同，中华民族向来有尊重环境、热爱自然的历史传统，“天人合一”更是刻入每个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自然环境并非像西方生态民主设想的那样是游离于人类之外并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生态民主是“以

① 薛琳钰、孟宪平：《历史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民主论析》，《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② 樊鹏：《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③ 参见佟德志、郭瑞雁：《当代西方生态民主的主体扩展及其逻辑》，《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1期。



人为本”这个民主精神核心的再展现<sup>①</sup>。因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指导下，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民主责任划分原则，破解了西式生态民主所造成的多年来推诿扯皮局面，有力推动了多项国际协定的落地实施，越来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第五，引领追求生命至上的健康安全生活。西方民主对待生命健康权利的观点是机械静止的，即民主原则是为了防止政府对个人生命权益的随意屠戮。换言之，政府在保证不主动戕害个人生命权益的前提下则并无任何发展人民生命健康权的义务。西式政治实践便是对其最好的说明：枪支暴力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威胁，但美国控枪政策始终停滞不前，“2020年美国共有超过41500人死于枪击，平均每天达110多人，创下历史最高纪录”<sup>②</sup>；2021年美国德州遭遇数十年一遇的寒潮，在大范围热源停供的背景下，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德州州长直接表示“政府不欠你们，只有强者才能生存”，“救援那是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做的事情，你们不该把希望寄托于救援上”<sup>③</sup>。

不同于西方民主对生命轻视不屑的态度，人民至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惜生命。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就在物质极度紧缺的条件下在根据地领导群众开展“灭蝇、灭鼠”与“防治鼠疫、霍乱”的卫生防疫运动。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重大社会治安事件面前，党和政府总是自动响应，快速出击，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生命至上”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异于西式民主的底层逻辑，也正是由于坚守“生命至上”这个最高的社会伦理，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危急关头快速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全部力量，并将其凝聚成为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而人民的生命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命。

### 3.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能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sup>④</sup>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最广泛”“最真实”，而且“最管用”，不仅能够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而且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能力。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华民族强起来、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但伟大复兴需要的不单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更需要世界舞台上无形的影响力、感召力与塑造力。部分西方国家凭借着自身民主先行者的身份，将西式民主奉为“政治圣经”，将自身看作“上帝的选民”，垄断了民主的释义权，并要向世界其他民族宣扬“普世价值”，要求世界上一切民主形式都要与其对照，受其规范和认同。正如亨廷顿所说，“在所有的文明之中，惟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文明“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sup>⑤</sup>。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文明的崛起是对民主概念的垄断异化。

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实现的恰恰是对民主概念的净化更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终于有能力看穿笼罩在民主上方的疑云，走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无意与西式民主争夺所谓的世界民主话语权，而致力于给

① 参见习近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1-04/22/c\\_1127361338.htm](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1-04/22/c_1127361338.htm)。

② 《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1-03/24/content\\_5595357.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03/24/content_5595357.htm)。

③ 《能源德州史无前例的大停电！》，<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464038>。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6页。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被西式民主评判霸权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案例，给被西式民主所窒息的世界民主发展道路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将民主的评判标准送回到世界各国及其人民手中，送回到“人民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这个其原本所在的地方。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要求。与宣扬“历史终结论”、仅关注机械静止目的性的西方民主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民主的手段性与目的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民主的目的性来看，自巴黎公社开始，无产阶级就开始努力打碎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政治枷锁，尝试建设一个由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来实现政治解放这个伟大的目标。但政治解放不是根本目的，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是建设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实现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成为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必须坚持的手段。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继续调整生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人民在多元利益合法交织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为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习得掌握沟通交流、承认差异、讨价还价、妥协合作、共同分享决策机会的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搭建了提升人民民主能力的大学校，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sup>①</sup>，使得每个人都在民主实践中涤荡权本位、官本位和资本本位对人精神领域的荼毒，探寻领会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真谛，形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

总之，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共产党是民主道路最为坚定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华民族在民主道路上走得越来越稳，同世界其他文明一道将民主道路越扩越宽。同样，人类追求民主、研究民主和实现民主的道路与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的一些优越性还有待在实践中发挥，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会在实践中出现。研究者应破除数百年来观察西式民主所形成的理论范式，跳出西方民主理论制造的思维窠臼，认真阐释和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现象与新规律，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新形态和新样本。

#### 参考文献：

- [1] 李铁映：《论民主》，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 [2]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 [3] 樊鹏：《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 [4] 佟德志、郭瑞雁：《当代西方生态民主的主体扩展及其逻辑》，《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1期。
- [5] 鲁品越：《全过程民主：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编辑：汪世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3页。